

海誠 ● 著

玫瑰山莊

玫瑰山莊

M e i G u i S h a n Z h u a n g



1277-
C2

海誠 ● 著

玫瑰山莊

M e i G u i S h a n Z h u a n g

玫瑰山莊



农干院 B0062754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山庄/海诚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-02-003574-4

I. 玫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7066 号

责任编辑:刘会军 责任校对:王鸿宝

装帧设计:柳 泉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玫瑰山庄

Mei Gui Shan Zhuang

海 诚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375 插页 2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

ISBN 7-02-003574-4/I·2723

定价 13.80 元

第 一 章

鹭海市的五月，阴晴不定：刚才还细雨蒙蒙，云雾缠绕在高层建筑的一半，一阵海风吹过，天就变得又高又蓝。雨后，马路两侧的绿地花坛，鲜亮得好像才画出来的水彩画。大海温柔得叫人不脱衣服就想跳下去。观潮山上红墙碧瓦的寺院、黛青的树林、银色的电视塔……清新可爱如童话世界。海滨林荫道上，女孩子五彩的裙裳摇曳出万千风情。

这天下午，一辆白色出租车穿行在鹭海市区，杨天晨透过车窗浏览着斜阳涂金的街景。这个近代史上最早的通商口岸和半殖民地城市，本身就具有得天独厚的风物形胜。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建设，它变得更加美丽了：一幢幢美轮美奂的新楼与殖民风格的建筑相映成趣；机动车的洪流中不乏世界名车的典雅身影；巨大的知名企业广告牌洋溢着强烈的现代生活气息……

置身如诗如画的环境，杨天晨心头却仍笼罩着一片阴云，并没有雨过天晴。

的士转过市委大楼，来到新辟的宁海路上。宁海路沿着海滨绕了大半个鹭海，把老市区和黄金海岸连为一体。这儿更多的体现着鹭海新区的风貌：六车道的马路北侧是雨后蘑菇般冒

出的各式别墅、写字楼、酒店……南侧，透过迤逦的热带植物和抽象风格的雕塑间隙，能看到蓝得令人心醉的海面。

车停在阿拉丁大酒店前。这家隶属于华昌集团的酒店号称五星级，是一幢十八层大楼。有客房和中西餐厅，十八楼是夜总会，酒吧位于一楼大厅右侧。

天色黄昏，大楼前已是一片霓虹灯影。停车场里不时有高档轿车出出进进。着藏青色镶金边制服的门僮恭敬地打开车门。杨天晨吸了口气，镇定着自己走入气派华贵的大堂。

杨天晨在酒吧坐下。酒吧是半敞式的，栏杆前风景优美：随溪而布的芭蕉婀娜如绿裙舞女，音乐喷泉制造出橙翠红蓝交织的梦幻世界，一个梳直发的白衣少女在水中的小岛上飞扬着葱指弹奏钢琴；委婉悠扬的《泰坦尼克号》主题曲，伴着潺潺的流水声，十分动听。

侍者过来点亮了浮在高脚杯水中的蜡烛，问杨天晨是几位。他含混说等人，先点了一杯雀巢咖啡、一小筐爆米花。他呷了一口咖啡，四下看了看：酒吧里人不多，一个抹黑眼影玫瑰红唇膏的小姐坐在高高的吧凳上喝果汁；一对韩国情侣在卡座上亲吻；还有一对美国中年夫妇，男的瞪着克林顿般无辜的眼睛，用俄亥俄州味的英语朝女人解释刚才在海水浴场的艳遇。

“先生，这儿有人吗？”喝果汁的女孩在橙黄色的灯影下走来，指着他对面的座位问。紧身无袖黑羊绒衫和皮短裙使她曲线毕露，性感得不得了。

“坐吧。”

小姐坐下，不客气地抓了一把爆米花。

“我不喜欢咸味的。我喜欢巧克力味的，奶油的也凑合。”小姐朝红唇里丢着才出炉的爆米花说，“给我点杯酒，乱世情人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种鸡尾酒。”看杨天晨不做声，小姐又添一句，“要不血玛丽吧。血玛丽便宜。”她转身打了个榧子，让侍者上酒。

“抽烟吗？”杨天晨拿起摆在桌上的 555 牌。

“谢谢。”小姐点起一支，姿势优雅地吐了一个烟圈，“老板在哪儿发财？”

“做点小生意。”

“你不像生意人。”

杨天晨有点紧张，“哪儿不像？”他身着杉杉夏装，打着金利来领带，腰间别着手机，是特意做了一番准备的。

“你像个文化人。瞧你十指细长，白生生的，也没肚腩。”

“我做文化生意。”杨天晨狡辩，“倒卖商务通、‘考得上’软件之类。”

“哦，”小姐似信非信地喝了一口血玛丽，“请问老板贵姓？”

“钟，一见钟情的钟。”

“钟老板，我对你可是一见钟情。”小姐含情脉脉地看着杨天晨，“叫我阿梅好了，梅花三弄的弄。”

“梅花三弄的梅吧？”杨天晨替她纠正。

“对对，”女孩咯咯笑起来。

“阿梅，好名字！做这行多久了？”

“我才做两三个月。”阿梅一脸纯洁地冲杨天晨笑，“我在楼上夜总会，陪客人唱歌、跳舞、聊天什么的。”她看看表，可能怕晚了上班时间。“我很少来酒吧，遇上你真是缘分——再来杯奶昔好吗，草莓味的。”

“你倒不怕发胖。”

阿梅用粉红的舌尖舔着溢出杯边的奶昔，像个馋嘴小猫。她看样子不过二十岁，正是上大学的年纪。杨天晨内心感慨着。

阿梅脱掉高跟鞋，把右脚放在杨天晨大腿上，脚趾轻轻挠他的敏感部位，“钟老板，咱们上楼去娱乐娱乐？”

杨天晨脸红了一下，幸好光线暗淡，对方看不出他的羞窘。他提醒自己调整角色，把那只温软脚抬起来，隔着丝袜挠她的脚心，阿梅禁不住痒咯咯笑起来。

“我喜欢你。”阿梅穿上鞋，扭着上身，两眼水亮，那神态活像一只叫春的猫，“跟我上楼，还是去你那儿？”

“我上去能干什么？我五音不全，也不会跳舞。”

“咱们可以干点力所能及的。”小姐暧昧地笑着，朝他伸出涂着红指甲的手。

“别着急，先陪我聊会儿天。”杨天晨叼起一支烟，随意问，“你认识‘兔子’吗？”

“你找‘兔子’，她比我漂亮吗？”

“能介绍我见她吗？”见阿梅有些妒意，杨天晨忙解释道，“她是我舅舅家的小表妹。”

“那我不白陪你这半天了？”阿梅开始讨价还价，像个小本生意人。

杨天晨亮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。阿梅飞快地摘过来，灵巧地叠小，放进丝袜内侧，“好吧，你等着。”

“等一下，她有什么特征？”

“她呀，涂着红眼影，两个耳朵有点尖，皮肤白得像漂白粉。”阿梅道，忽然想起来，“噢，她不是你表妹吗？你这个大骗子！”

阿梅笑嘻嘻地跑了。杨天晨目送着她穿过大堂上了电梯。可能是来了一个旅游团队，厅堂里提包拉箱的，人不少，有低低的声浪回荡。他品了一口发凉的咖啡，咖啡没加糖，一点点地苦到心里。

二

一个年轻女人穿过大堂朝酒吧走来，一路上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。她身材修长婀娜，穿一件黑底缀白点左侧开衩的套裙，系一条雪白的纱巾，行动处玉腿闪露，既性感又轻盈飘逸。近了，透过音乐喷泉的水雾，杨天晨简直有点呆了，她自然弯曲未加修饰的黛眉下，是一双漂亮得令人怦然心动的大眼睛。这女子不用言语，流盼之间自有一股迷人风韵。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。

“是钟先生吗？”没想到那佳人在杨天晨面前停下了，上下一打量，问道。

“对。您是——？”

“我姓林，名紫惠。”那女子大大方方坐下，递上一张名片。原来她是酒店娱乐部的经理。

“娱乐部，具体是——？”

“其实就是酒店的夜总会，还有一个小歌舞厅，都在十八层。每晚十点钟有演出。钟先生有兴趣上去唱唱歌，看看演出？”

“不，今天不行。我在等人。”

“是等‘兔子’——白小姐吧？她感冒了，没来上班。”

杨天晨不动声色地“哦”了声，内心却很失望。沉默了几秒钟，他招呼侍者买单。

紫惠秀眉一挑，“我很丑吗，一来就把你吓跑了？”

杨天晨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意识到自己有点沉不住气，“其实，林小姐一往这走我就注意上了，用句古语形容叫‘翩若惊鸿’。我还以为是章子怡来鹭海了呢！”

看来奉承话谁都爱听，紫惠开心地笑了。她有一张朱丽

娅·罗伯茨式的大嘴，笑起来皓齿生辉，特别迷人。

“钟先生，请问您贵姓？——我知道，你没对阿梅说实话。”

“姓杨，杨天晨。”一个念头闪现，没准结识这个女人会对他有所帮助。

“杨天晨，著名记者。我经常在报上看到你采写的文章。今天真是幸会！”紫惠微笑着再次与他握手。

弹钢琴的女孩换了一支曲子：克莱德曼《秋日的私语》。紫惠招呼侍者上两杯香槟，之后仰坐在椅背上，微呷一口酒，两眼眯成优美的弧线，品味着那美妙的旋律。

“你喜欢这曲子？”

“非常喜欢。”

“我也喜欢，”杨天晨开始套瓷，“尤其是一个人在寂静的夜晚，打开音响，你感觉那音乐慢慢把你带入海边的树林；你漫步在枫红花黄的林间，金风拂起满天的音符。这时夕阳西下，明月东升，一位佳人踏着月光翩跹而至……”

“说得真好。”紫惠赞道，“不亏是‘名记’！”

“你才名记。”杨天晨随口说。看到紫惠眉头微蹙，知道她多心了。在当今流行语中，名记表面是著名记者的缩语，但又与“名妓”同音，在文化圈里多用来相互调侃。说男人他不在乎，说女人却不可以。

“I'm sorry，”杨天晨一着急，英语也冒出来了，“对不起！”

“没什么，”紫惠微微叹息一声，“你是不是特瞧不起……像夜总会这种行业？”

“不。”杨天晨竭力使语调显得诚恳，“我有时在街头见染着黄发、穿着松糕鞋、袒胸露背的女孩，一眼就看出是干三陪的。可我心里只有感慨：她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怎么干了这一行？是情愿的，还是迫于生计？我看过一本外国小说，上面有几句

诗,说的就是这类女孩。”

“是吗?”

杨天晨回忆着背出那首诗:

出卖身体的人不一定没有灵魂,
三分潇洒加七分铜臭只为生存。
紫陌红尘,贫贱与富贵组成,
不同的际遇里可有相同的自尊?……

“我发现你不仅没有架子,还挺善解人意!”紫惠娴静地笑着站起来。“时间不短了,我该上楼看看了。”她伸出洁白的手,食指上有一枚绿宝石戒指。杨天晨站起来,握了握,手指玉一般腻滑凉爽。

一起出了酒吧,杨天晨问:

“‘兔子’明天能来上班?”

“你找她有什么事?”

“……”杨天晨沉吟着。

“我也许能猜个差不多。不过,在这地儿见她不合适。”

“你知道我见她的原因?”杨天晨有点吃惊了,紫惠却不回答。两人沉默地走出大堂。在转门外,紫惠叫门僮去招呼出租车,低声说:

“你给我留个电话。我联系她,然后通知你,OK?”

上车前,杨天晨递给她一张名片,上面有他的手机号:

“再见,林小姐。”

林紫惠嫣然一笑:“以后你可以叫我紫惠。”

出租车稳稳地开走了,杨天晨回首望一眼,见林紫惠还站在台阶上朝这边凝望,身姿是那么的绰约动人。“你可以叫我紫惠。”温柔的回音里,杨天晨似乎又看见她盈盈的眼波。他暗中

笑了笑。他暂时还不清楚这美丽的邂逅对他意味着什么，但却打开了无限想象的空间。

三

“请问哪位是耿所长？”

第二天上午，杨天晨走进宁海路派出所，敲了敲所长办公室半掩的门。里面对桌坐着两个中年警察，一个打电话，一个正埋头看杂志。

看杂志的警察抬起头：“你是——？”

杨天晨递上记者证和名片。他注意到对方手里是一本最新出版的《摄影天地》。

“噢，杨记者。你好，你好！我是耿爱民。”那警察客气得近乎冷淡，跟杨天晨握手。

“耿所长还喜欢摄影？”杨天晨善于捕捉这种小细节与被采访者拉近关系。但没想到耿所长只淡淡回了句：“业余爱好。”就把《摄影天地》塞到抽屉里，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：

“请坐，杨记者。有什么事吗？”

杨天晨在沙发上落座，拿出采访机和记录本：

“据反映咱们这个所辖区的警民联防搞得很好，最近连续破获了几个盗窃团伙。我特地来采访一下。”

“这些情况指导员比较了解，他那儿也有现成的文字材料。你明天来吧，他去省城出差了。”耿爱民说完，又拉开抽屉拿起杂志，一副逐客的样子。

“耿所长，既然认识了，就是朋友，咱们就先扯扯吧？”

“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不就是抓了几个小偷吗？也不值得宣传。”

“我听说你是个老先进：有一回你拦截一名盗窃犯，他捅了你一刀子，肠子都出来了；你捂着肚子还是穷追不舍，终于抓住了罪犯。你还因此立功受奖。”

“算了算了，那是三年前的事了。你这当记者的真厉害，陈年旧芝麻的事都能抖搂出来！”耿爱民嘴上这么说，还是不免有点得意。

气氛顿时和缓了许多。杨天晨适时拿出一盒“红塔山”，让耿爱民抽烟。他也就接了烟，还叭地给杨天晨打着火机。杨天晨又拿烟让那位放下电话的警察，耿爱民阻止道，“他戒了。”那警察对耿爱民说声“老耿，那我先去”，掩上门走了。

“耿所长，我这次来，除了想采访所里的工作，还有一件私事想麻烦你。”

“说吧，警民一家嘛！只要我能帮上忙的。”耿爱民很江湖地说。

“四月十五日晚上在阿拉丁大酒店，有一位记者坠楼身亡。听说是您带人去处理的？”

“有这回事。但我要纠正一下你的说法：我们出发时，没有任何人死亡。”

“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”

“这是私事吗？”

“死者是我最要好的朋友。”

“你去市局了解吧，结论是他们下的。”

“您还是说说吧，因为您是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。”

耿爱民抽了几口烟，眼中掠过一丝勉为其难的神情。他想了一下，开始叙述，可能是说了多遍了，通篇像背熟的课文：

“那晚我值班，十一点多钟，接到酒店保安部打来的电话，说有一个客人开房间嫖娼。我们及时赶到，在保安的带领下，乘电

梯来到 1619 房间。砸了几分钟的门,里面才开门,是个用床单裹着身体的‘三陪’,没看见嫖客。通阳台的门半敞着,我和一个兄弟正要去阳台看看,听到阳台上一个人‘啊’地叫了一声。我们跑到阳台上,见有人掉下楼。下楼一看,那人只穿一个短裤,身下一大摊血,死在水泥地上。我立即电话通知市局值班室,当值的吴江局长带着法医在半个小时内赶来了。据现场辨认,死者是《东方时报》驻本市记者站负责人孟宁,房间有他的手包,内有记者证等证件。至于他的死因,据现场勘察和那妓女的交待,认定为孟宁嫖娼过程中,突遇警察抓嫖;他为了避免被抓,想从该房间的阳台跨越到邻近房间的阳台上逃跑。可能是由于他过于慌乱,失足坠楼,造成死亡。”

“那小姐怎么处理的?”

“你说那‘鸡’? 根据《治安处罚条例》,罚了五千,行政拘留了几天。一般都这么处理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?”

“你是问她的艺名还是身份证上的? ——她自称‘兔子’,真名叫白李。”

“现场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吗?”

耿爱民摇摇头。

“麻烦你仔细回忆一下。”

“该说的我都说了,你有疑点可以去市局反映。”耿爱民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一名三十二岁的优秀记者说死就死了,死了还背着嫖客的黑锅。”杨天晨激动地说,“我真是想不明白!”

“当然,死了记者,社会影响也不小。听说市里有关领导对这事也挺重视,责成市局慎重处理。结论是市局出的,我也见了。意思是孟宁嫖娼中为躲避抓捕,失足坠楼身亡。”

“耿所长，我跟孟宁是大学同学，又一块分到报社。我非常了解他，他绝不可能干这种事……”

“市局的结论报告也给贵报社了吧？事实就是事实。”

“纸上的未必是事实，证明了的才是真相！”

“说得对，杨记者。你能证明什么就证明什么吧。”耿爱民伸出手来，象征性地与杨天晨握别；杨天晨感觉对方的手潮乎乎的。“不好意思，局里还有个会，我不奉陪了。”

第 二 章

—

观音庙下不远是鹭海市工人疗养院。

该院还是六十年代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时代的产物。九十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进程,来疗养的劳模先进越来越少,连职工的工资都成了问题,院里为了增加收入,把部分别墅式小楼租给外单位做办公场所。几年前,《东方时报》驻鹭海记者站也租了一幢三层小楼,一楼办公,二楼会客,三楼做宿舍。

暮色漫上小楼,杨天晨站在三楼窗前,望着渐渐浓重的雾霭出神。两名家在本市的招聘记者高强和王静下班回家了,小楼格外寂静。他一时还不想去吃饭,就打开了放在矮柜上的一架台式录音机。这房间原来孟哥住,一些属于私人的东西都运回省城,交给了他家人了;但在这台公家的小音响里,却藏了一盒音乐磁带《萤火虫》。录音机沙沙转了片刻,响起了伊能静那清纯如银子般的歌声:

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,
夏夜里夏夜里风轻吹。
怕黑的孩子安心睡吧,

让萤火虫给你一点光。
燃烧小小的身影在夜晚，
为夜路的旅人照亮方向……

杨天晨沉浸在意韵隽永的音乐中，手上的烟灰结了长长的一节。他似乎有点明白孟哥为什么喜欢这支歌了……而他本人也像一只萤火虫那样，在茫茫的黑夜里一闪消逝了。杨天晨不禁叹息一声。

晚上七点钟，杨天晨去兰桂坊吃饭。兰桂坊是一家香港人开的连锁餐馆，很有特色。那天，他从记者站租房的工人疗养院走下去不远，被林荫道旁这蕴含古典韵味的店名吸引进去，就立即喜欢上这个地方。兰桂坊说是餐馆，又兼具酒吧的功能，大厅里总是响着古典音乐或抒情味十足的流行音乐。晚饭后让你可以点上饮料、果品，在这儿泡到半夜。

他择临窗的一个空卡座坐下，点了烧鹅面、西芹花生米、啤酒。餐馆里人不少，多是一对对的情侣，像他这样靠看报纸打发上菜前时光的单身客人不多。

他翻了翻今天的《鹭海晚报》，看到X国X州代表团来访，市委副书记柳峰接见并在南海大酒店宴请的要闻，以及查获制假窝点、交通事故、拾金不昧、出口创汇、彩票开奖等万花筒般丰富多彩的消息。他放下报纸。你到不同的城市，看到不同的报纸，都是这样，表面的绚烂与骨子里的雷同，构成了类似通俗文学的另一种大众精神快餐。美国还有个普利策奖，中国有什么真正有影响有权威性的新闻奖？他想不出。如果老是这样，让缺乏深度的报道充斥社会生活，新闻的价值何在，生命力何在？

八点多钟，吃饭的人走了大半，泡吧的人还没来，厅堂里变得安静多了。杨天晨点起一支烟，喝着菊花茶消磨时光。他还没完全习惯这种外派记者的生活。在省城，他有同学朋友，晚上

经常聚会，要不就打开电脑上网，或者看看书，一周很快就打发了。

他是向报社杜总编辑主动要求来鹭海记者站的。为了孟宁，也为自己。

来鹭海不过才十几天，他首先感到的是寂寞。一到晚上，只有他一个人守着一幢小楼。孟哥却在这儿坚持了两年多。虽然他每个周末都可以回省城，而且七八个小时的车程，也不算太远，但孟宁每月只回去一两次。

他还记得临行前他去孟宁家的情景。遗孀曹汐穿一身黑，衬得脸更素净了。“我知道你申请去鹭海的原因：你想摆脱我。”他没有正面回答，只说：“我们都对不起孟哥。”“他对起我吗？我守了两年活寡！他却在外边胡搞！”“我不相信孟哥是那种人。”他拿出一张打印的电子邮件，那是孟哥出事的次日早上，他手提电脑上的电子信箱看到的——

皮狼哥们：

你猜这几天我在忙什么？我想捅“马蜂窝”！

鹭海市娱乐场所多数已沦为色情巢穴，但每次执法部门的检查无不扑空。正所谓“官匪一家”！

我认识了一个绰号“兔子”的小姐，她是阿拉丁大酒店夜总会的“三陪”。她答应协助我取得证据。这事有点冒险吧？不过值得。从阿拉丁深入下去，或许能揭开一个更大的秘密……

皮狼是孟宁对杨天晨的昵称，从“披着羊皮的狼”简化而来。杨天晨则称他胖哥。孟宁个头不高，略胖。

突然得到孟宁的死讯后，杨天晨多次看这封电子邮件。他怀疑孟哥一开始就中了人家的圈套，而“兔子”是他们的诱饵。